

“给他们下一场东北的雪”

——专访网络作家银月光华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核心提示 很多人印象里的东北工业，还是老工厂、旧铁路，充满了铁锈味。但刚刚获得茅盾新人奖提名的辽宁网络作家银月光华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不是这样。他写盾构机如何挖通隧道、写水下机器人怎么潜入深海，写的是当下东北真正的高新制造。他说：“他们对东北的印象太固有、太死板了，给他们下一场东北的雪吧。”

这场雪，不是苍凉，是洗掉旧标签后的硬核本事，让更多人看见，今天的东北，正向新而行。



“我是那个加滤镜的人”

本报记者：当下很多东北题材、工业题材作品，会倾向于书写和刻画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而您写的《云启未来》《大国盾构梦》不太一样，读下来更像现在的东北、未来的东北。您是否有意避开那种“怀旧”的写法吗？

银月光华：因为我们东北本身就是高新制造的产业基地，这一点我们有深厚的底蕴。在当下的工业社会中，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整个工业形势和过去已经完全不同。如果要描写当下，我们的当下肯定会有过去的影子，但我们当下对过去不是一个总结，而是继续往来的发展。自从从

事业工业写作之后，我面对的都是些相对积极阳光的，包括参观高新产业基地、参观企业内部，我看到的都是机器人自动化和人与机器的这种共生关系，可能大概就是一种观察角度不同，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本报记者：您在作品里把地点设定为“沈州”，而不是直接写沈阳，这样处理有什么用意？

银月光华：我们在写作的时候都会给作品加一层滤镜。作者就是在现实与作品之间加滤镜的人，我为什么不写沈阳？因为写沈阳太直了，太直了滤镜就没有了效果，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沈阳，但是这一字之差就是为作品加了滤镜，就会有一些发挥空间，也能把它融入我所有作品的工业宇宙中。

本报记者：您的多部作品形成了自然连贯的“工业宇宙”，人物和背景互通，这是从一开始就规划好的吗？

银月光华：其实最早是从《大国盾构梦》开始，里面有些人让我感动、感兴趣，我不想让这些人物在一本书里活过之后就消失。我在构建宇宙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通过代入自己，去除自己，然后再代入自己这样的循环过程，完成了写作的升华。我认为一本书比一本书写得更好的原因，就是这种通过不断的代入与去除完成的过程。这种感觉就像在打一个3A游戏，横穿不同的世界探索他们不同的生活。

本报记者：您的作品里经常出现主人公往返南北的外地研发、本地攻坚情节，其中有什么隐喻？

银月光华：我对工业的理解就是，工业尤其是大工业，那是全国一盘棋的，不是某个城市某个省或者某个地域地区能单独完成的。一个重工业崛起之后，它影响的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所以这种地域时空的转换恰恰说明了我国工业体制的优势，我们可以全国一盘棋集体攻坚，我们工业就需要这种力量。这个视角一部分来自全国调研，一部分来自梁晓声先生的启发，他曾说写盖子能拥有更广阔的视角，不局限于一个工厂，我由此切入工业软件赛道，打开创作格局。

“故事讲好了，爽感自然来”

本报记者：您在创作中提到“爽感”，怎么理解？网文讲究黄金三章、设计高潮，您会刻意规划章节和高潮吗？

银月光华：爽感是网文通用的，我也是从网文出来的，爽感是要抓住的，是抓眼球的，但关键是爽感为谁服务。我的写作是沉浸式的，不会设置什么时候一定要推进到高潮，我会先把人物树立起来，故事就是会按照一个正常的规律去发展，这个叙事自己就会长出来，随着人物的行为成长，人物成长了，故事也就成长了。

本报记者：技术攻关往往枯燥辛苦，您怎么在技术升级和爽感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刻画科研专家的苦与乐？

银月光华：我们的技术升级本身就是对“敌人”的打脸，他们以为我们不能，结果我们做到了，技术升级，底气就足了，就有了打脸的实力。一次次打击“敌人”的傲慢，爽感就来了。攻关过程确实枯燥，甚至在外人看来很痛苦，这时候就需要用小人物的故事来调剂，让人物更真实。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笔下的科研专家、主角们，并不是刻板的“技术狂人”，他们各有性情。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特别善于学习，特别能吃苦。对他们而言，学习就是娱乐，吃苦也像是一种享受，两三天闷在屋里攻克难题，在他们的世界里时间过得极快，时间流速比普通人的两三个小时还要快，完全进入心流状态。外人看着辛苦，他们却觉得幸福、充实，这种苦中作乐、以研为乐的状态，才是科研专家最真实的样子。

本报记者：创作中，有没有哪个情节让您写得酣畅淋漓，觉得特别“爽”？

银月光华：《云启未来》中有一段互联网保卫战。当时我写作时，Deepseek还处于2.5阶段，写了几个月后，相关成果正式推出，作品还以当时遭遇外国黑客围攻的真实事件为背景，写了这场网络保卫战。当写到胜利时刻，我心潮澎湃，当时感觉爽翻了，整部作品的精神高度把我点燃了。

本报记者：您如何看待AI写作这一趋势？

银月光华：AI写作将来肯定是主流，有人认为这是网络文学的一次再升级，过去用笔，后来用键盘，现在用AI。但我认为要一分为二看，我用AI写过一段时间，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大脑不愿意思考了。以前构思会出去走走，现在习惯依赖AI。人机结合是必然趋势，但人必须保持独立意识，不能被AI绑架，失去自己的创造力。人胜AI，只能靠创造力。只要AI没有从0到1完成质变，没有实现主动思考，就取代不了人，而这种质变目前还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

银月光华：您最近在读哪些书？这些书对您创作有什么影响？正在创作什么作品？

银月光华：《我的团长我的团》《白夜行》常读常新，新读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喜欢兰晓龙的言风格，硬朗的质感适合工业题材；《白夜行》架构40年的写法，和我写《大国盾构梦》这种工业发展题材思路相通，我也会融入当时的新闻、背景、法律制度，让读者快速代入。

我正在完结新作品《破壁者们》，这本书立足辽宁科研院所，以量子科技赋能工业为题材，约35万字。创作这部作品，是因为我发现辽宁还有大量工业题材未被挖掘。

当下很多人受影视、文学作品的影响，对辽宁的印象刻板固化，认为只有老工业基地、破铁路、旧工厂。“给他们下一场东北的雪吧”——东北高新制造底蕴深厚、科研实力强劲，至今仍是全国工业的重要一环。

人物简介

银月光华 本名李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会长。2006年开始创作，擅长现实题材创作，作品主要以军事、工业、科幻、历史题材为主。

曾获茅盾新人奖(提名)、作品入选2021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3中国好小说、安徽省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工程”奖、网络文学金桅杆奖等多个文学奖项。

银月光华：AI写作将来肯定是主流，有人认为这是网络文学的一次再升级，过去用笔，后来用键盘，现在用AI。但我认为要一分为二看，我用AI写过一段时间，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大脑不愿意思考了。以前构思会出去走走，现在习惯依赖AI。人机结合是必然趋势，但人必须保持独立意识，不能被AI绑架，失去自己的创造力。人胜AI，只能靠创造力。只要AI没有从0到1完成质变，没有实现主动思考，就取代不了人，而这种质变目前还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

银月光华：《我的团长我的团》《白夜行》常读常新，新读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喜欢兰晓龙的言风格，硬朗的质感适合工业题材；《白夜行》架构40年的写法，和我写《大国盾构梦》这种工业发展题材思路相通，我也会融入当时的新闻、背景、法律制度，让读者快速代入。

我正在完结新作品《破壁者们》，这本书立足辽宁科研院所，以量子科技赋能工业为题材，约35万字。创作这部作品，是因为我发现辽宁还有大量工业题材未被挖掘。

当下很多人受影视、文学作品的影响，对辽宁的印象刻板固化，认为只有老工业基地、破铁路、旧工厂。“给他们下一场东北的雪吧”——东北高新制造底蕴深厚、科研实力强劲，至今仍是全国工业的重要一环。

大家读道

花脸的威猛气势十足。“号令一声绑帐外——”稚嫩嗓音炸响在剧场，虽然带着童声特有的清亮，但板眼准、气口稳，台下懂行的观众微微点头。

今年的“小梅花”展演，最引人注目是评委席上坐着的豪华名师团。林为林、周文林、马佳、刘杨——4位国家级专家，每一位都是在各自剧种里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不仅仅在台下打分点评，更走上台，对小选手进行“点对点”的指导。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眼神要跟上，眼神和唱词站在一起，人物就出来了。”在昆曲表演艺术家林为林的指导下，小选手的精气神都跟着提了上来。“每一次提到亮相，眉毛都要往上提。”黑龙江省京剧院一级演员马佳手把手地纠正一个孩子的站姿，“京剧讲究子午式身法，错落有致。对了，眼角嘴角也要有笑意。”台边候场的小选手们挤在一起观看，都不自觉地跟着调整着自己的眼神和站姿。现场，这番“把脉问诊”式的精准指导，打破了比赛的刻板，生动展现了一代代戏曲人传递接力棒的模样，也把对戏曲的真心实意在种进了这些孩子的心里。

与推优活动同时进行的，是电子人才数据库的更新，为每一株戏曲幼苗建立“成长档案”。从申报材料、初评视频、复评现场录像，到评委打分表、专家评语，全部纳入电子档案。据悉，本届共收到151部申报作品，创历史新高。其中个人业余组131部，说明戏曲艺术正在走进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此次推选出的个人专业组、业余组各10人，连同5部集体作品，将代表辽宁参加全国选拔。“我们创建这样的平台，不只是为了办一场比赛，更是为了让每朵“小梅花”的成长都有迹可循、有力可托。”省文联副主席江强表示。

“镇岳凝山海”将在辽博开展 闾山辽代帝陵珍宝首次集中亮相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恰逢国际博物馆日，“镇岳凝山海——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将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这是国内首次集中展示医巫闾山辽代帝陵出土文物。



医巫闾山辽代帝陵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反映出辽代高超的烧制技艺。

此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共同主办，展出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出土文物200余件，九成展品为首次公开展出，全景式再现了辽代皇家陵寝规制与多民族文明交融气象。此次展览展期3个月，8月18日结束。

辽代共有9位皇帝，死后归葬两大陵区、五处陵寝。一处陵寝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境内，这里有祖陵、怀陵、庆陵；另一处陵寝位于锦州北镇医巫闾山深处，即显陵、乾陵。

显陵葬有被后世称为“让国皇帝”的耶律倍以及他的儿子辽世宗耶律阮；乾陵埋葬辽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合葬）、天祚帝耶律延禧。此次展览主要聚焦医巫闾山脚下的显陵和乾陵。

展览共分5个单元，分别是“圣山藏陵——医巫闾山与辽代帝陵格局”“陵阙遗珍——考古实证与建筑遗存”“陪葬贵冑——帝陵周边的家族墓葬”“物华天宝——工艺巅峰与文明交融”“探秘求真——科技考古与文明贡献”，展出的文物全方位呈现显陵、乾陵独树一帜的历史价值与文化特质。

据辽博副馆长张力介绍，辽代帝陵的修建，一方面借鉴了中原帝王陵墓“中轴对称、尊卑分明”的布局礼法，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契丹本民族“顺应民俗、因地制宜”的传统，慢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等级规制。显陵和乾陵虽然分别坐落在

两座山岭上，但整体布局思路高度一致：陵园顺着山势层层抬高，核心主建筑都建在高处，陪葬墓群则分布在山下平缓地带，建筑大小、构件形制和陪葬规制都相互配套，井然有序。

展览中，部分从辽代帝陵中出土的绿琉璃构件与观众见面。这些琉璃构件多以绿琉璃釉为主，胎体为陶质或瓷质，在高温烧制过程中釉层与胎体牢固结合，历经千年风雨仍釉彩如新。这些文物正面施绿釉，背面露胎。边轮较宽，正心横印高浮雕兽面纹。兽面外围饰一周联珠纹鼻，大嘴扁宽，嘴角两侧显露细长獠牙。它们不仅彰显了契丹皇家陵寝的尊贵等级，也折射出辽代在建筑材料和烧制工艺上的高度成就。

不管是祭祀大殿、影殿，还是地下地宫的格局，都能看到唐代陵寝规制的影子，又融入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这套陵寝规制还深深影响了后来明清两代的皇陵建造，充分体现出辽代皇家陵寝的恢宏气度，以及兼容并蓄、创新发展

的文化特质。“张力说。长篇评书《杨家将》中的主要人物、辽代皇后“萧太后”与丈夫辽景宗耶律贤合葬在医巫闾山乾陵，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乾陵陵前重要建筑——享殿。该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此次展览中亮相。

享殿是一座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的廊院式建筑群，其殿顶满铺琉璃瓦，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已知最早此类实例，彰显了辽代皇家建筑的最高等级。遗址中出土的龙首脊饰、琉璃鸱吻、精美柱础等构件，工艺精湛，气度非凡。该遗址的确认，为乾陵归属提供了关键佐证，也使辽代帝陵祭祀建筑的规制与工艺得以重现于世。

艺言艺语 YIYANYIYU

流行撞秦腔：谁冒犯了谁？

韩亚楠

5月7日，王菲毫无预热地抛出为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献唱的同名主题曲。上线不到一周，评论区已成战场：有人说听到起鸡皮疙瘩，有人直言“难听到离谱”。56岁的王菲，用一首歌引发了一场争论——我们到底是在听歌，还是在听自己的偏见？

一首“不该存在”的歌，偏偏存在了。《主角》歌曲的配置堪称豪华：赖娟作词、范伟作曲、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弦乐铺底、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板胡手侯伟操刀传统器乐、花脸演员李云献声吟唱。然而真正让这首歌“出圈”的，是王菲做了一件她职业生涯中从未做过的事——唱秦腔。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勾勒出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皇后’的半世浮沉。副歌骤升的戏腔，陕西方言念白‘月亮爷，丈丈高，骑白马，过石桥’，采样流传于陕西的经典民歌《月亮爷》——这不是一场文化实验。

争议的本质：不是“难听”，是“不习惯”。网络上的差评集中在三点：主歌人声发闷、咬字含糊；秦腔与流行音乐的切换生硬；“仙嗓”与“土味”格格不入。有专业人士指出，主歌调式偏低，王菲的中低音区支撑力较巅峰期有所下滑，听感确实不够“悦耳”。但请注意一个关键事实：王菲从来不是为“悦耳”而活的歌手。从上世纪90年代翻唱邓丽君、模仿小红莓乐队演唱，再到近年与常石磊、与小众音乐人合作——她的底层逻辑从未变过：不怕出错，有什么意思就尝试什么。

说白了，那些喊“难听”的人，抗拒的不是这首歌本身，而是它打破了自己对王菲的固有印象。你听一首王菲的歌，预设的是顺滑、灵动、无瑕疵；但秦腔的本质是“撕裂”的，追求的是撕裂肺腑的宣泄和粗粝的现实主义。当这两种听觉逻辑被压缩在5分钟里，违和感是必然的——但违和，不等于失败。不追求悦耳，才能摸到秦腔的根。这首歌曲的价值，不在好听与否，而在它做了一件别人不敢做的事：让秦腔走进了无数00后的歌单。数据不会说谎。歌曲《主角》上线后热度值飙升，酷狗、网易云等平台爆款。在各大音乐平台评论区，大量年轻听众表示“第一次认真听秦腔”“因为王菲去搜了陕西方言”。这与华阴老腔、刀郎歌曲引发的传统文化热潮一脉相承——优秀的非遗艺术，正需要这样一座通向年轻一代的桥梁。

更值得玩味的是歌词的深层寓意。“天暗了月亮才会亮”“方知本真无须伪装”“照见我是我的模样”——这哪里只是忆秦娥的故事，这分明是王菲自己的人生注脚。一个知名女歌手，在56岁的年纪，用一首可能背负骂名的跨界之作，完成了对“主角”二字最本真的诠释：不是站在聚光灯下才算主角，敢于撕碎完美、敢于不被理解，才是真正的主角。

王菲毫无预热地抛出为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献唱的同名主题曲。上线不到一周，评论区已成战场：有人说听到起鸡皮疙瘩，有人直言“难听到离谱”。56岁的王菲，用一首歌引发了一场争论——我们到底是在听歌，还是在听自己的偏见？

一首“不该存在”的歌，偏偏存在了。《主角》歌曲的配置堪称豪华：赖娟作词、范伟作曲、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弦乐铺底、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板胡手侯伟操刀传统器乐、花脸演员李云献声吟唱。然而真正让这首歌“出圈”的，是王菲做了一件她职业生涯中从未做过的事——唱秦腔。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勾勒出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皇后’的半世浮沉。副歌骤升的戏腔，陕西方言念白‘月亮爷，丈丈高，骑白马，过石桥’，采样流传于陕西的经典民歌《月亮爷》——这不是一场文化实验。

争议的本质：不是“难听”，是“不习惯”。网络上的差评集中在三点：主歌人声发闷、咬字含糊；秦腔与流行音乐的切换生硬；“仙嗓”与“土味”格格不入。有专业人士指出，主歌调式偏低，王菲的中低音区支撑力较巅峰期有所下滑，听感确实不够“悦耳”。但请注意一个关键事实：王菲从来不是为“悦耳”而活的歌手。从上世纪90年代翻唱邓丽君、模仿小红莓乐队演唱，再到近年与常石磊、与小众音乐人合作——她的底层逻辑从未变过：不怕出错，有什么意思就尝试什么。

说白了，那些喊“难听”的人，抗拒的不是这首歌本身，而是它打破了自己对王菲的固有印象。你听一首王菲的歌，预设的是顺滑、灵动、无瑕疵；但秦腔的本质是“撕裂”的，追求的是撕裂肺腑的宣泄和粗粝的现实主义。当这两种听觉逻辑被压缩在5分钟里，违和感是必然的——但违和，不等于失败。不追求悦耳，才能摸到秦腔的根。这首歌曲的价值，不在好听与否，而在它做了一件别人不敢做的事：让秦腔走进了无数00后的歌单。数据不会说谎。歌曲《主角》上线后热度值飙升，酷狗、网易云等平台爆款。在各大音乐平台评论区，大量年轻听众表示“第一次认真听秦腔”“因为王菲去搜了陕西方言”。这与华阴老腔、刀郎歌曲引发的传统文化热潮一脉相承——优秀的非遗艺术，正需要这样一座通向年轻一代的桥梁。

更值得玩味的是歌词的深层寓意。“天暗了月亮才会亮”“方知本真无须伪装”“照见我是我的模样”——这哪里只是忆秦娥的故事，这分明是王菲自己的人生注脚。一个知名女歌手，在56岁的年纪，用一首可能背负骂名的跨界之作，完成了对“主角”二字最本真的诠释：不是站在聚光灯下才算主角，敢于撕碎完美、敢于不被理解，才是真正的主角。

排练厅

6岁“小梅花”牙签扎脸不毁妆

本报记者 吴丹

丹东市劳动宫剧场的大幕尚未拉开，后台早已一片忙碌。化妆镜的灯泡发出明晃晃的白光，将一张张稚嫩的脸庞照亮。油彩的气息、啾啾的吊嗓与一声声关切的叮嘱，交织成独特的“战斗前奏”。

这是第30届辽宁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推优的复审现场，66名梨园新蕾蓄势待发。30年来，我省“小梅花”活动累计推选近2000名优秀少儿戏曲人才，见证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动人瞬间。台前的惊艳亮相值得喝彩，但幕后那些藏着疼痛与艰辛的传承接力，同样值得被看见。

侧幕后方，5岁的金子懿攥着老师的手，踮着脚看向正在走圆场的哥哥姐姐，嘴里还小声背着《卖水》的戏词。沈阳京璞艺术学校戏曲教师锡兰俯身给学生孙悠然的头顶吹气，柔声问：“头勒得疼不疼？吹一吹能好受些吧。”那边，一个刚勒完头的孩子不敢大晃脑袋，却还是忍不住转了转头，盯着镜中自己的扮相，美滋滋地笑了。没人喊苦喊累，孩子们踮脚着一股劲儿，就等着大幕拉开自己站到舞台中央的那一刻。

6岁的库钧凡端坐在镜前，油彩在他脸上慢慢铺开——那是一张威风凛凛的花脸。厚重的油彩不透气，皮肤开始发痒。他从兜里摸出一根牙签，忍着发痒的痒力轻轻扎一下，动作娴熟得像做了无数遍。这是小花脸们的“牙签必修课”：油彩必须光亮完整，手指一碰，指纹就会毁了妆面。“所以宁可扎疼自己，也不能上手挠。”库钧凡说。

旁边，库钧凡的妈妈刘芝彤正从箱里一件件往外拿衣服。衬衣、胖袄、箭衣、大带……一共18件。“这身戏服左一层右一层的，有很多讲究。陪着孩子学戏的两年，我现在闭眼睛也能给他穿好。”

台前，观众席正渐渐坐满。一位



经过赛场淬炼和名家指导，小梅花们在展演晚会华丽绽放。受访者供图

老戏迷早早占了前排的位置，等着看这些娃娃能唱出什么名堂。台前与幕后，一布之隔，却是两个世界。一个是掌声、喝彩、聚光灯下的华丽亮相；另一个是勒头带的疼痛、油彩的瘙痒、18件行头的沉重，以及日复一日压腿、踢腿、跑圆场的枯燥。“小梅花”30年接力传承的故事，就藏在在这两个世界的转换中。

化妆间的另一角，库钧凡的老师，26岁的邹宇涵正蹲在地上，给丹东艺鸣少儿京剧团的其他选手整理髯口。外人并不知道，这位年轻的花脸教师，就是19年前从这个后台走出去的“小梅花”。“2007年，我也是用《锁五龙》这个剧目参赛，获得了辽宁‘小梅花’的荣誉称号。今天带他们参赛，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邹宇涵一边用铁丝将髯口固定在孩子耳后，一边回忆往事。

从当年的业余小选手，到考入专业科班，再到赴北京发展，最终在老团长与恩师的召唤下回归故里——邹宇涵的经历，诠释了戏曲传承的深层意义。剧团的服装库里，20多年间

一代代戏曲人留下的戏服整齐悬挂着。“这些行头大家舍不得带走，都想留给舞台，留给后人。”邹宇涵说。

这句话，道出了“小梅花”30年来持续绽放的秘密：传承，正是在前仆后继者的言传身教间悄然完成的。

沈阳的锡兰老师同样从我省的“小梅花”舞台走出一条光彩的路，获得过全国“小梅花”一等奖，如今也带着一批新苗来到这个赛场。在后台，她帮学生贴片、勒头，动作麻利而温柔。“小时候，我的老师也是这样帮我弄的，现在轮到我了。”锡兰说。

30年来，我省“小梅花”活动累计推选近2000名优秀少儿戏曲人才，很多人走上专业道路。大连京剧院任思媛、沈阳京剧院刁光迪……这些当年的“小梅花”如今闪耀在更大的舞台，但他们每个人身后，都站着无数个像邹宇涵、锡兰这样的老师，都经历过无数次像库钧凡此刻正在经历的疼痛与坚持。

“第一句的‘外’字尾音一定要送出去！”邹宇涵最后叮嘱着。大幕拉开，库钧凡深吸一口气从侧幕走出，